

# 谁来说「性」

何春蕤

做为一个禁忌话题，印刷媒体中的「性」，过去多半在不登大雅之堂的管道中出现，像是男生必读的小黄书或是坊间不入流的小出版社发行的性宝典之类，呈现的方式则清一色的以男性为出发点，不是叙述男主角如何攻城掠地，以性征服故事中的所有女性，就是教导男读者们如何辨识女人、挑逗女人、彰显雄风等等。这种性书的旁门左道形象使它们永远上不了台面，只能在被窝下或暗室中偷偷读，并同时进行一些个人的性满足活动。

但是，这一类的性材料却往往构成了许多男性的性启蒙，这些材料中所蕴含的性权力关系也悄悄地沉淀为男性对性的认识与了解。

近年来像《新金赛性学报告》之类的性学书攻入通俗市场，可以说是对上述那个性知识、传统的干预。挟带着医学科学的权威与张老师协谈机构的正派形象，性学报告以中性客观的语言呈现各种研究成果与统计数据；性不再是可羞的个人行为，而是连先进国家也常在公开正式场合讨论的社会现象。书里面所传达的知识不再限于男性立场，它的叙述方式是不带暧昧、不勾情欲的科学语言（很少人会怀疑有人会一面看性学报告，一面自慰）。在这些条件下，性学报告不必再偷偷摸摸，它可以堂而皇

之的站在书架上，向访客宣告书主的坦白、好学、与赶上潮流。

性学报告的正当性与正派性甚至吸引大量女性购买以便按照书中所言来自我检查自己是否正常。这是她们首次可以透过一个详细的、有系统的资料来一窥禁忌题目的内容。长久的封闭使她们相信罗曼史小说中的性爱情节总是在浪漫的情节中盘旋，因此性爱过程之外的知识还得靠性学报告来指导。

性学报告做为性知识的正当公开管道，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开放效果，至少看起来女性们有了新资源，对性知识渴求已久的社会大众也觉得有了一个可信赖的宝典。

可是，性不但是生理活动，不但是肉体和情感的感觉，更重要的，性是男女权力关系的具体呈现。这种权力关系既然不是医学或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也自然在性学报告中被压抑了。

而且，同时被压抑的还有性学报告本身所占据的权力位置。科学医学本身并非中立不带价值判断，事实上，当代的科学总是在当代的视野中形成的，它所呈现的「客观事实」也总会反映此刻的道德限度。此外，透过数据与科学分析，性学报告建立起一个新的「正常规范」，不合这个平均值或不在此统计限度之内的经验及行为都被视为异类，因而更强化了现存的中心权力位置，更强化对身体的控制。

由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下一步需要的不是更多抹煞个别性的统计数据或科学报告，我们需要的是各种各样的个别情欲经验与幻想的主观式陈述，而且是以解放身体、解放两性角度来陈述的。

## 补记：

一九八七年，公共电视制播性教育节目「人之初」，在社会卫道压力下无疾而终；一九九〇年，远流出版社翻译儿童性教育丛书《我从哪里来？》舆论哗然，乏人问津；可是，一九九二年底《金赛性学报告》出版，销路却直冲十万本，一时间各类「性书」纷纷搭便车登场。「性」成为出版界、报纸专栏的票房保证。本文便是在这样的背景写成。文成后才一年的时间，台湾的边缘次文化圈便出现了女性情欲 DIY 小说，也就是《岛屿边缘》杂志所刊载的「妖言」或「出甌文学」专栏。

但是情欲论述所发出的能量也有被主流及商业加以收编与消费的可能趋向，因而使得这些能量未能形成改革社会的动力，而只是局限在体制内以及旧有的权力关系中安全的被消费（例如，一些温驯的、非变态的、符合主流道德的情欲叙述），更无法形成与体制或父权制对立的出轨斗争。

据我的观察，台湾的情欲论述近来有三个新趋势。第一，性论述的预设对象由男女不分的中性转变为女性。第二，由伪装客观的科学语言转为表达个别差异或独特性癖的主观经验感觉之陈述。第三，由保守道德的框架转变为较开放多样的性模式，同性恋及性变态的性模式纷纷浮现。